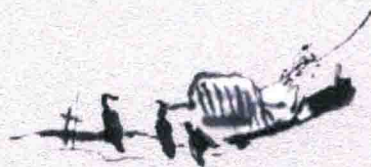


郭守运 著

『远』

范畴的审美空间

YUAN FANCHOU DE SHENMEI KONGJI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11YJC751025)

“远”范畴的审美空间

郭守运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范畴的审美空间/郭守运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307 - 13250 - 4

I. 远… II. 郭… III. 审美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6048 号

责任编辑: 刘 阳 张 欣 责任校对: 王 倩 版式设计: 吴俊卿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363 千字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7 - 13250 - 4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郭守运，安徽淮南人，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先后师从王国健教授、胡明研究员等名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论和美学。出版专著《中国古代文论“奇”范畴研究》等，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项目多项，获得“政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两次，在《文学评论》、《清华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或《高等院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序

几年前，深圳的一位记者来采访我，叫我谈谈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些体会。当时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河。”意思是说，千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犹如一条广阔浩瀚、奔流不息的大河，波浪翻卷，滚滚向前。她感到这句话很有意思，就以此作为这篇采访记的标题，拿来发表了。

这句话，当然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如果说得稍微具体点，可以拿我在《中国文学史话·总序》（十卷本）中所写的几个排比句作为注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曾产生过为数众多、并且各具特点的体裁形式”；“更涌现出许多卓越杰出的作家作品”；“也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绚丽而多彩、各不相同却又互为依存的风格流派”；“还显示着浑融丰厚、广博深沉的文化精神”。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应该加上一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又滋生出丰富多彩、精辟独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和思想。”这是因为，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文学的理论思想，总是在民族文化的宏阔背景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世纪的时光将要过去了。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沟通融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也和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一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批评史的研究为例，从奠基性的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里程碑式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到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多卷本），无论规模的广度，还是论证的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是极为广泛的，除了理论批评的通史、断代史的研究，还有专门的理论批评著作、具体的理论批评派别、个别的理论批评观点等不同层次和侧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是，对于古代文学“范畴”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涌现出一批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如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三卷本），对相关美学范畴资料加以钩沉辑佚，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题资料丛刊”《神思·文质编》、《本原·教化编》、《意境·典型编》、《才性编》

等，把古代文论中涉及范畴的资料，作了详尽的搜集整理，打下很好的基础。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按照美学史上代表性人物和著作的时间线索，以范畴或命题为纲展开论述，提纲挈领，简明精要。陶东风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侧重于“虚壹而静”、“以形写神”、“言不尽意”等美学命题，而从心理学角度加以阐发，与范畴的研究也颇相关联，展现出跨学科的广阔视野。王振复、张艳艳的《中国美学范畴史》（三卷本），对“道”、“理”、“气”、“象”等范畴，从哲学和文艺的不同层次来聚焦，体现了缜密的思辨色彩。而专门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范畴的，特别值得提到两部书：其一是我的学长李炳海的《周代文艺思想概观》，书中结合周代思想文化的广阔历史背景，从礼与文艺思想的关系入手，论述了文与质、性与情、礼与乐、中与和、隐与显、忠与信等范畴；从阴阳学说与文艺思想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形与神、气与味、刚与柔、动与静、清与浊、虚与实等范畴，着力揭示其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凸显其鲜明的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其二是汪涌豪的《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根据不同时代的创作风尚，论述了“风骨”、“平淡”、“格调”等范畴；根据不同文体的审美特性，论述了诗、词、曲、戏剧、小说等理论中相关范畴的内涵和意义。以上两部书，分别从断代和通论的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之“范畴”展开深入独到的研究，堪称这一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

所谓“范畴”，就我理解，它是哲学思维活动中介于概念和命题之间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范畴本身也是概念，但较之一般的概念，它具有更深刻的思辨性和更集中的概括性，更有助于揭示思想的深层底蕴，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范畴可以构成命题，但它不必像命题那样讲求完整和周延，因而更有助于提纲挈领地讨论问题，展开论述。把哲学意义上的“范畴”转用到文学上来，当然属于借用。但这种借用是言之有据、行之有效的。原因在于，所谓哲学、文学、史学之类学科界限，起初是人们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而人为划分的。这样划分，当然有专注于事物某一侧面、集中精力解决问题的益处，但同时也带来了自囿于一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原本是浑融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特别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中，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不同领域，更是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自述其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与中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则体现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无疑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离的。在文学上，情况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就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学者们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文学范畴，与张岱年《中国

哲学史大纲》等著作所阐述的道、太极、阴阳、气、义利等哲学范畴，存在如此众多的交融相通之处。因为它们本来就出自同一文化传统的同一精神世界里，只不过所侧重的方面、所选取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看到近年来学术发展取得重要实绩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在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至少还存在一点美中不足。那就是总地看来，人们还习惯于就事论事，把视野局限在文论的范围之内，就文论谈文论，而不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具体来说，就是还没有很深入地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有关问题，与它们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社会文化，特别是当时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于是在文学创作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之间、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之间，出现了互不相干的“两张皮”的现象：文学史著作中对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语焉不详，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则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活动忽略不计，“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种做法，或许有助于论题的深入，甚至体现了某种专业精神，但似乎也付出了牺牲文学研究的丰富性和整体性，使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当年程千帆在一次讲演中说过：“作品是理论批评的土壤。不研究、理解作品，就难于研究和理解理论批评，更无从体会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无从察觉批评与批评之间相承或相对的情形了。”（见其《古诗考索》第47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把文学理论和文字批评置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有鉴于此，看到郭守运博士的《“远”范畴的审美空间》书稿，感到颇为难得。作者曾师从华南师范大学老校长王国健教授，学习古代文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南海校区任教，现在与我在一起共事。守运为人木讷寡言，做事认真，做学问也很勤恳。这本书，30余万字，是他所承担的教育部青年社科课题的结项成果。其中以古代文学中“远”这一审美范畴作为研究对象，论题很集中，并广泛搜集了相关资料，结合当时社会生活、审美趣味，特别是结合当时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从不同层次展开论述，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是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一次尝试，我感到是很有意义的。相信本书的出版，对进一步开拓古代文学范畴的研究，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书付梓在即，作者嘱我为序。于是我想到关于书序的一些往事。二十年前，我在吉林大学任教时，出版《屈原新论》一书，我的恩师、著名诗人和学者公木（张松如）先生在序中热忱鼓励我：“未及不惑，来日方长；高峰在前，犹待攀登。”五年前，我在深圳大学教书时，出版《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一书，著名前辈学者、文艺美学学科的开拓者胡经之先

生在序中写道：“郭杰力倡把文学放在‘历史—文化—艺术’这个系统中来研究，这不仅要考察文学和社会历史的依存关系，还要考察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更要考察和其他艺术的互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向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得更好这个方向前进。”去年，我在（当然至今仍在）华南师大工作，出版《白居易诗歌选注》一书，我的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兄在序中深情回忆：“三十多年来，我与郭杰兄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情。这既是出于同学之谊，也是出于学术之志，更是出于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追寻和热爱。相聚之时，谈学论道，相互切磋；分别以后，驰书致电，相互鼓励。从当年的莘莘学子，到而今的中年教授，我们的情谊却像积年的陈酿，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愈加醇厚香浓，令我极为珍惜。”回首往事，为我写序的，从前辈师长到朋辈同学，与我的年龄差距是越来越少了（公木先生长我五十岁，经之先生长我二十七岁，傅刚兄长我四岁）。现在，轮到我来给年轻的学术同道作序了。

由此又让我联想到，学问之事，如薪火相传，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虚心汲取前人研究之成果，站在时代高度，博学约取，精益求精，不断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深化和拓展学术领域，推进学术事业的发展，这是当代学人应尽的职责。守运博士年富力强，治学认真，循此严谨求实之道继续前行，假以时日，当能取得更大成绩。君其勉之！

郭 杰

2013年12月5日于华南师大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轻举而远游”——远作为审美范畴的诗性确立	(5)
第一节 “远”范畴的审美蕴含	(8)
一、“远”范畴的历时性演变	(8)
二、“远”范畴的审美外延	(11)
第二节 “远”范畴的审美特性	(13)
第三节 “远”范畴的文化学谱系	(15)
一、道家文学之“远”	(16)
二、佛家文学之“远”	(23)
第二章 “远游无处不销魂”——“远”的文学行为	(28)
第一节 “远方”母题的心理学分析	(28)
一、“远方”的二重性	(28)
二、“远方”的集体无意识性	(31)
第二节 先唐“远游”文学述考	(34)
一、“远方”的诱惑	(35)
二、“远游”文学的滥觞	(40)
三、“远游”意蕴的升华	(44)
第三节 唐代“远游”文学述考	(51)
一、“远游”的现实考察	(52)
二、“远游”的别离与寻觅	(55)
三、“远游”的审美意蕴	(57)
第四节 宋代“远游”文学述考	(59)
一、对于空间的感悟	(60)
二、对于时间的品味	(62)
三、身份意识	(64)
四、家园意识	(67)
第五节 元明清三代“远游”文学述考	(69)

一、脚踏实地的行走	(71)
二、广阔社会的观察	(74)
三、风雨飘摇出国门	(75)
第三章 “孤帆远影碧空尽”——“远”的别离之美	(80)
第一节 远情	(80)
一、远情之发起	(80)
二、远情的寄托	(89)
三、远情的终结	(96)
第二节 远怀	(103)
一、远怀之送别	(103)
二、远怀之再现	(113)
三、远怀之不得	(119)
第三节 远恨	(123)
一、远恨的由来——思妇的怨恨	(123)
二、远恨的展开——士人的不遇	(128)
三、远恨的幻灭——不如归去	(134)
第四章 “心远地自偏”——“远”的空间之美	(139)
第一节 眼前之远：有限空间的距离之美	(139)
一、“三远”说	(140)
二、文艺世界中的“远”	(148)
第二节 意中之远：超越有限空间的美	(151)
一、“人远”	(152)
二、“心远”	(156)
三、“意远”	(163)
第三节 远之营造：艺术世界的空间营造之美	(167)
一、诗之远：意象	(168)
二、画之远：留白	(171)
三、养气与意境	(177)
第四节 无语之远——审美距离的心理建构	(179)
一、积极之“无语”	(180)
二、客体之“无语”	(182)
三、他类之“无语”	(183)
四、“无语”之趣远	(186)

第五章	“遥岑远目 献愁供恨”——“远”的时间之美	(189)
第一节	“昨日之日”	(189)
第二节	“山中方一日”	(199)
第三节	太古一瞬	(207)
第六章	“寄意玄远”——“远”的哲思之美	(222)
第一节	玄远	(222)
一、	玄远之老庄	(222)
二、	玄远之建安骨气	(226)
三、	玄远之魏晋风流	(228)
四、	玄远之《世说新语》	(231)
五、	玄远之遗响	(234)
第二节	高远	(239)
一、	高远之君子	(239)
二、	高远之品格	(243)
三、	高远之母题	(246)
四、	高远之情怀	(252)
第三节	“远”的审美观照	(254)
一、	“远”的价值旨归	(254)
二、	“远”的审美形态	(255)
三、	“远”的艺术哲思	(259)
四、	“远”的审美境界	(261)
五、	“远”的人生境界	(264)
参考文献		(268)
后记		(275)

引 论

《“远”范畴的审美空间》是国家教育部2011年的一项青年课题，现在课题即将完成，所形成的成果，就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题论著。从一个单一范畴进行的学术挖掘和文献建构而成的这个书稿，就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几乎是皓首穷经、“读书破万卷”之后的春蚕化茧，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掘。

一

就学术研究的方法层面而言，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是需要灵气、悟性和智慧的，无论古典文学的研究还是古代文论的研究。

作为一个传统的优势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事实上并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的。远古社会在近古和中古时期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研究、探索、反思乃至向往的对象。从孔子的时代，就发出了“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浩叹。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发展成熟的学科，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中的作家专题研究和作品专题研究已经进展得非常深入和细致，因此在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进行综合性的审美专题研究和文化专题研究，是切实可行的一条学术之路。同时，当代学术在多学科的横向比较研究或者文化学范畴下的多重视角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证明了这种学术方法的重要价值。范畴研究通过对古代个体范畴的集中性研究，把握其内在演变规律和外在关联对象，运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思维方法，展示中国古代文论内在的生命力、延展力、粘连性和丰富性，在区别于西方文论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文论的审美价值传递到当代文艺与文化研究。国内学者就这方面的学术探索目前已经取得不少突出性的成果，例如复旦大学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三卷本）、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汪涌豪的《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也是以范畴研究为其重心，出版30年来广受好评。

“远”范畴研究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学术与大众的距离问题。

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学科都已经深入到一个



前人无法企及和想象的程度。人文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还是文学，都是人类智慧的高度凝聚和精巧载体。一个学科的真正专家所拥有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与大众的一般性水平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如果把人类现有的文化知识比做一个金字塔，那么塔尖和底部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的。¹

这种情况，造成了当代学术研究的“阳春白雪”性，即它的曲高和寡，这也造成了普通人和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疏远。然而，当代的学者又不能因为这种疏远和孤独，去迎合大众，放弃学术的高贵、尊严和独立性。因为媚俗往往会导向低俗乃至恶俗，消解了人文学者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学术本身。因此，一个好的选题，既能具有关乎人文、关乎大众，从审美的、社会的多维角度来阐释和探析中国文学的重要问题，又能保持自己的学术性、思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构造一座精巧的思想的楼宇。或者，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

二

就学术研究的审美意义层面而言，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是需要根植于心灵的。从个体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审美情怀的书写和拓展；从集体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民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的现代传承。

一般来说，文学母题具有强烈的文化原生性。在“文史哲不分家”的古代，人们的思维尚处于一种原初的、朦胧的而又直指本源的状态，文学的行为，也是一种哲学的、艺术的、充满诗性智慧的行为。

“远”作为文学主题的主要审美范畴之一，以“游子”、“远游”、“远方”等主题为核心，蕴含着绵绵无尽的审美意蕴和心灵情趣。从屈原的《远游》篇到描绘近代文人漂洋过海远赴异国求学的《异国》，中国历代文人对于“远方”的遐思是无穷无尽的，所遭遇的人生境遇是多种多样的，形成的文学篇章也是多不胜数的。而《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是“游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因此，“远”范畴的第一个美学意义就是关于“远游”和人生追求之美的，尽管这种“在路上”之美有喜剧性的也有悲剧性的。

从空间意义上而言，“远”的文学空间包括了有限空间的距离之美、超越有限空间的心理空间之美，以及艺术世界的空间营造之美。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仅有大量体现空间之远美的作品，在理论探索上也颇有建树。“白日依山尽”只是眼前之景色，“黄河入海流”已经突破眼前之景而达到空间超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乃是诗人心灵境界阔达的至大至美境界的体现。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将诗歌创作的艺术境界与艺

术风貌分为十九种，其中称“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皎然把“远”从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关注移入内在主观想象的世界，明确了“远”对现实有形山水的精神超越。“意中之远”的提出是对“眼中之远”的飞跃，他自觉地将“远”视为内在精神层面的超越，升华了“远”的超越精神。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山水训》云：“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在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人无目。”郭熙的理论，不但将“远”做出了层次分析，还提出了“远山”、“远水”、“远人”的具体创作方法，事实上不仅影响着绘画理论，对以意境见长的山水诗歌同样具有创作指导意义。

从时间意义上而言，“远”的时间限度包括了有限时间之美、无限时间之美，以及对于时光的反思和营造之美。

在时光的河流中，古代文人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体会着生老病死，体会着“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孤独和惆怅，在追古思今、俯仰天地中生发出无限的生命美感。“远”的审美方向由有限而茫远，不只是对物理时空的超越，也是人的内心世界和内在精神的归宿的渴求：“此日只愁老，况身方远游。”因而，中国文人和艺术家所崇尚的“远”最终指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意之远、心之远。

庄子的《逍遥游》列举了许多可以使人远离世俗的方法，认为“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状态，是游心于“道”，从而得到“至美至乐”的前提条件。庄子提倡“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是追求“道”，也是追求“远”，借助远游，给孤独的心灵以释放解脱的空间。

“远”范畴的这种情感特征，不仅涉及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主题、题材、构思、笔法、结构等，也关注文艺作品的审美鉴赏、判断分析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进行理论探究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远”这一审美范畴的思维魅力。

三

就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而言，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是需要气魄和胸襟的。这种学术胸襟，体现在能立足一个独立文本或文学意象内部，广泛探寻它作为一个范畴的外部审美世界。“远”的审美空间的构建，就体现了这种模式的文学研究的丰富性、价值性。

文学研究有外部和内部之分。雷纳·韦勒克吸纳了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理论观点，从质料和结构的维度提出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理论，试图以系统的整体艺术理念关照文学研究。韦勒克认为从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维度对文学的研究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提出了外部研



究的诸种问题。一部文学作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种社会评价系统内的评判对象。作为外部性的文学制度确立了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秩序，使文学与社会、文学各要素之间，如作者、作品、媒介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运作机制。

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虽然提出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论题，但却认为外部研究作为一种经验存在，并没有触及文学本身，亦不能体现文本的审美价值，甚至“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问题”，所以，将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消解为服务内部研究的材料。相反，他认为文学本质问题应是文本自身，因为它作为本体存在决定了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并将这一结构寓居在了文本自身的研究——内部研究，认为唯其内部研究方可揭示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外部研究不过是从逆向角度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价值，即提出外部研究问题的实质乃是为了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外部研究理论和内部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文本自身为核心的内部研究。

“远”范畴和其他近年来教育部、国家社科立项的课题，如“趣”、“寄”、“逸”、“奇崛”范畴等，都是一种精深、细致的文学内部研究，并且是古代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这些研究的价值虽然不能构建一种宏大理论叙事或宏观理论框架，但却是我们这个时代专业型、前沿型的学术研究所需要的。

再回首看看“远”自身对于我们的启迪吧。

古人与今人，都站在此处、此在、琐屑的现实生活中，仰望那未知的神秘世界、遥远的他乡、梦想中的精神家园，在美学的世界中破茧化蝶，正如李商隐诗云：“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第一章 “轻举而远游”

——“远”作为审美范畴的诗性确立

翻开中国文学史的篇章，我们的面前就会呈现出星河灿烂般的、美不胜收的奇文佳作。文人士大夫每每于仰观俯察中，寻找天地的奥秘、人生的极致，又在自省和奔走中，体验历史、社会、外在和内心的生命轨迹。时间和空间，宇宙和自我，过去和未来，都在文人的笔下，或远或近，或清晰或朦胧，向我们倾诉着华夏文化的温情、情趣和沧桑。

“范畴”是一种基于历史积淀的相对稳定的认识形态，指反映认识对象性质、范围和种属的思维形式。范畴是高于概念而处于半系统状态的观念集合。范畴往往包含了若干子范畴或概念，但是限于自身的认识特征，尚未发展为一套闭合的思维体系或观念系统。范畴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古代诗学和美学理论批评的基本骨架。同时，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具有明显的家族性、连锁性、灵动性特征，这种民族文化特征主要源于其以人体及人物形象品藻为核心的人本性构建模式。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体系可分为“物本”与“人本”两大系统，二者根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二元论。两汉魏晋时期，随着人物品鉴风气的盛行，人之美学成为流行的美学风尚，于是诗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逐渐褪去物本哲学的色彩，更多地展示出人本哲学的特征。古典诗学范畴的人本构建模式，主要围绕着人的形体、感官和精神三大类属展开，形成了一系列互相包容、前后联结并具有丰富内涵意蕴和外延价值的范畴序列。这种建立在人体“小宇宙”基础上去体验、比拟、推论、演化自然大宇宙的思维模式，不仅使得诗学审美范畴的建立具有家族性、连绵性和表现性，也确立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博大深邃的象征思维和诗性智慧。为此，我们讨论“远”范畴，也要从中国古典审美范畴的人本性构建开始。

从效用来看，范畴可分为元范畴（核心范畴）和子范畴（衍生范畴）。中国古代美学理论批评中的元范畴，大多借鉴和移用了古代哲学范畴。元范畴的作用在于统摄和涵括，一般作为基础范畴，如“道”、“气”、“象”等，数量较少。而具体的衍生范畴则主要源自物本和人本两大系统。这些后位范畴绝大部分在现实世界都有对应物，如“波澜”、“老”、“气象”等，数量较多。古



代诗学批评的理论品相，大体说来是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范畴群的衍生、发展、集合与沟通，诚如汪涌豪所说：“（中国古代文论批评范畴）通常取一种因循而推衍的方式，来生发原有的基始性范畴和核心范畴，范畴与范畴之间循环通释，意义互决，形成一个互为指涉彼此渗透的动态体系”^①。古代诗学和美学范畴的这一形式，蕴含了整体性、统序性、模糊性等性质，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逻辑结构。因此审美范畴的研究，不能纯粹秉持线性逻辑思维，而是应该考察每一范畴、体系生成背后的认识进程，从历史实证而追本溯源、穷其根本。因为范畴作为一种富有原型意味的认识，是在历史行进中不断构建的结果。

先秦是理性觉醒的时代，本体论成为哲学主流，其时产生的范畴明显染上本体论的色彩。先民从神话迷狂的原始文化，步入理性与道德的殿堂，开始面对向他们敞开的本体世界，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之命名。而此时期诞生的名言范畴则负起了这个责任。《易传·系辞下》对其构建过程做了说明：“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使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②

先民从俯仰观察中，取法于自然与人事，以卦象的形式为世界做系统性命名。一方面“通神明之德”，通过鬼神这一神秘存在对世界做出形而上的把握，另一方面“类万物之情”，以移情与直觉体认万物。先民们历经长期的生产实践，以天然纯朴而富有智慧的眼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采用“类万物之情”的天才的直觉方法，先把氤氲混沌的客观世界，自觉地抽象、分离为“天地人”的对立统一体，产生奇偶、阴阳等矛盾观念。同时，通过“奇偶数卜”的占筮活动，运用奇偶阴阳符号，“二二相耦”，构成了由“八卦”而“六十四卦”的《周易》卦象体系。每一卦象“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都是一个蕴涵着丰富内容的辩证范畴。由于它自身奇偶阴阳的矛盾性质，使各个卦象（范畴）之间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哲学辩证逻辑范畴体系。

哲学范畴体系的形成得力于集体思维模式的作用，而又规限着后世的认识活动。中国古典哲学范畴构建的意象性特征，使得其天然地具有一种艺术范畴的倾向性。当文学艺术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时，自然地就将其纳入到理论经验的视野中。而且先秦哲学范畴带有本体论倾向，人们基于一种“形而上的冲动”，首先会对文学做出本体解释，所以诗学批评大量借鉴和移用哲学范畴可说是必然的。而先秦时期，先民大多数的认识活动是以自然事物与社会规律为对象的，所以这时期的哲学范畴体系呈现出物本品相。其中包含人的因素

① 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②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6页。